



## 越园妙笔写秀峰

◎方小康

我与秀峰寺结缘皆因定亮师父。丁亥年丁未月,定亮师父驻锡秀峰寺,十数载间,躬行慈善,弘扬佛法。我曾数度听师父讲佛经典故,与之煮茶论道,受教颇多,尤喜听其唱《大悲咒》。

余公越园先生与秀峰寺也有颇深情缘。

《寒柯堂诗》卷一中有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越园先生携伴同游北乡真武山,写有长诗,开篇云:“东下冈峦走苍龙,西来大岭驰青骢。南临平畴郁葱茏,北向群峰涌芙蓉”,接着描写山之形与奇:“拔地孤立摩苍穹,巉岩累叠疑神功。百丈峭壁峙其东,多兮屏兮穷形容。”步入山巅,闪入眼帘的是:“月台十亩积翠丛,四围修竹拥长松。踽踽绚烂满山红,秀峰捧出梵王宫。”农历三月满山红盛开,越园先生将山寺比作梵王宫。

回头再望东西两岭:“东西两岭势不同,天然之美非人工。西岭危崖曲折通,奇松怪石恣玲珑。东岭绵延垂长虹,急转直下亭当冲。”最为绝妙的是这二句:“龙丘一去失所崇,余者碌碌皆附庸。独有兹峰灵秀钟,翹然堪作群山宗。”一个“宗”字,突显秀峰独占鳌头的地位。

长诗前半段写景,后半段则借景抒怀:“我今不乐苦兵戎,不能奋飞伤樊笼。幸哉到此拓心胸,振衣一啸来天风。同游诸子意气充,攀跻登陟相争雄。摩挲残刻苍苔中,更喜画手能追踪。”抗战爆发后,越园先生避居沐尘,心情束缚了心境,惟寄情于山水,一句“空濛一片白云封,回头已失秀峰。”转身离去再回望,恋恋不舍。

此次游秀屏山之后,越园先生作《秀屏纪游》大章。原画题云:“戊寅三月八日,同胡宝灿、陈兆兰、曹大保、吴南章、祝葆谦、童藻卿、何云臣、王壮涛、袁景华、钱景棠、叶雪青游此山,余既有诗记其胜,复与南章合作此图,凡八日始就。余绍宋时居沐尘山中。”又题:“此图章法布置及树木点苔,多出拙手,其他南章之功居多。越园记。”并有长诗题于该画右下方,用章草书写,极飘逸秀美。

当然,为秀屏山写诗的可不止越园先生一人。早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6年),龙游知县万廷谦游秀屏山,留下诗作:“叠嶂中开一缕青,蹶云疑欲入青冥。半空楼阁岩依屋,十里风光翠作屏。药槛宝珠花不换,洞门猿鹤性俱灵。尘劳那得双飞鸟,一啸频来问小亭。”

除诗外,越园先生还有一篇日记记秀峰寺。《春晖堂日记》:四月七日,“诸人仍来集,袁景华亦自庙下来,曹大保来。何云臣、王壮涛约游北乡真武山、大乘山,因决于下午前往,同游者南章、荫庭、大保、景华。二时许起程,薄暮抵泽随村,经赴乡长徐作辑家,陈兆兰、叶雪卿、钱景棠、童藻卿、王景炎已先期各自赴徐宅相候,纵谈后旋游”“夜应诸君公宴。”此次相约同游者不下十人。次日,即四月八日,天虽晴,但“气甚郁闷”。越园先生以“大乘山过高,且闻大树已被伐”为由不游大乘山,专游真武山。

《日记》记载:“山距泽随约十里,有东西两岭,余等由西岭上,中途有亭,过亭后路始曲折,盘旋至近山巅,怪石奇峰,势颇奇伟,树木皆自石罅涌出,甚觉奇特。峰回路转,始达秀峰寺山门,陡见奇峰千尺,侧立涌现,极奇伟突兀之观,即所谓秀屏者是也。是山原名秀屏,盖以形似得名,‘真武’二字殆当时山上为真武庙,俗因是名之耳。”

由此可知,秀屏山因山形似神兽多獬(独角兽)而名,而民间称之为真武山,却是因与秀屏道

院供奉真武大帝有关。清代余华曾有诗:“只因松顶结禅房,胜境人呼小武当”,历史上秀屏山是因道教而著名。

明末李渔题庐山简寂观有对联:“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话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论出我仙师。”于秀屏山而言,正应了这句“该留一二奇峰”为道院。

关于秀屏道院始建年代,民国《龙游县志》载:“始建于元至正年间,名秀屏道院,由村人余、胡两姓建。”《康熙志》云:“旧志云元里人姚勉卿捐地,有碑。”《泽随徐氏谱》则云:“宋末徐勉卿舍基建,洪武间毁,有姚克让、姚亮观、姚克华三人契卖于泽随徐子胜,子胜乃约胡、徐两姓重建。”据传,秀屏道院规模宏大,寺宇数十间,神像百余尊。直至越园先生游真武山,道院虽已更名为秀峰寺,但依然可见“大殿供奉天上帝,知为昔时真武庙遗迹”。

秀屏道院始建于元或宋末尚无定论,但原山门前“有岭脊,两旁有树,亦为奇观,直下便是东岭。”秀屏山去县北四十里,东岭、西岭成县治的天然屏障,历来为县北古要道,道院所处位置为必经之地,遗迹中曾出现宋代龙泉炉残片。

在越园先生笔下,秀屏山乃“吾县第一胜处,他处皆不及”。因为秀屏之巔“方广四亩有奇,极宜远眺,盖其东北为三门源、黄坛源、金溪源诸山,岩壑俱甚深秀而奇肆,其西则为大乘山,其南则为平畴,可望县治。是峰屹立无所倚,故最胜也。”秀峰寺建于“峰巔之西,四围皆松竹,其面积亦不小,不图山巔乃有此平原。”而今,定亮师父在平原上复建了大雄宝殿和山门,重现“吾县第一胜地”或可期待。

《日记》中还记载:“入山门后约百步亦至胜,多明代石刻……殿后大茶花一株,殆千年物,惜为人攀折过甚,入城后当与官府言之,使其示禁。”秀峰寺多遗迹,除了千年古井,更多的是石刻。山门前岩壁保存有10多方明清时期摩崖石刻,碑文多为旌表信士喜施乐助善行,其中较多的是金氏宗族,有金广瑜、金明诚等。但正如越园先生所言:“惜皆建寺捐资题名,不足珍者”。而在定亮师父眼里,越园先生留给秀峰寺最珍贵的是其所题的“宝珠”石碑。

“宝珠”便是日记中“殿后大茶花”。《日记》有记载:“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廿七日,二月七日,雨。……灯下书‘宝珠’二字,送秀屏山刻石,置古茶花树下,明末清初已有诗咏此树,称为‘宝树’,载在县志,故此两字虽俗,不可改也。”越园先生为千年茶花树手书隶书“宝珠”二字,并用楷书题记:“明知县万廷谦、清教谕黄涛已有诗咏此树,称为宝珠,载在县志。今县长周公俊甫属书,以存古迹,己卯春,余绍宋”。“文革”期间,此碑曾被村民搬去家中用作洗衣板,后由居士吴彩英追回,现虽断成两截。

千年茶花“宝珠”本为山寺镇殿之宝,树高丈八,冠盖蔽日,花重瓣,大红,间有淡蓝、粉红、浅黄,呈七彩,花期自农历八月始至次年三月初止,历时八个月。相传,元初泽随石王徐坤善石工,应召入京,专攻石事,后被钦点为一代“石王”,获赐“白云”和“宝珠”两株极品茶花苗,其中“宝珠”种在秀屏山,至明中叶“宝珠”已成名树。

因管理不善,“宝珠”现已不存,唯有“宝珠”石碑可留些念想。真武山秀峰寺后仍有两棵500年香樟冠盖如云,枝繁叶茂。数百年来,古樟树见证了多少祈求。人们拜佛时,也拜香樟。

## 一庙跨两县

◎徐光海

听朋友说,龙南山区历史上有一座庙横跨龙游、遂昌两县。各地供奉神佛的庙宇有很多,但一庙跨两县的却很少。清明节前的一天,小雨淅淅沥沥,相约朋友前往探寻。

驱车到了沐尘畲族乡政府,我们请乡干部小郑一同前往。从沐尘出发,在盘旋曲折的山道蜿蜒穿行。望向车窗外,竹林像绿色的海洋,令人赏心悦目,而山林间那清新的空气则令人神怡。我们到了位于海拔约400米的庆丰村党群服务中心时,仍是细雨绵绵。这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庆丰村是在2008年4月由路头、祝家2个村合并而成的新村,我们要探寻的庙就在路头。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毕樟明和值班村干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听说我们是来了解路头原先的一座庙的历史情况的,一位年过六旬的村民就主动介绍起来,在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另几位村民也七嘴八舌向我们介绍有关庙的所见所闻。他们说,那座庙建造得很好,是古建筑了,拆了真是可惜。毕樟明拿来纸笔,还特地画了一张庙的示意图。毕樟明50出头,他见过那座庙。

据《龙游县地名志》,路头,明时官府在此设炉炼铁称炉头,后雅化为露兜,1950年因系通遂昌之出境处改名路头。路头位于沐尘畲族乡政府驻地西南12公里,西与双戴村交界,北与祝家毗邻,东、南分别与遂昌县北界镇小官塘村、应村乡东源村接壤,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山区小村庄,村民们开门即可见山;又有称作炭山溪、麻家里溪的二条小溪穿村而过。整个村庄所处环境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在当地有一个关于路头风水的传说:早年,有一位府台大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从梧村出发途经路头,觉得此处风水不同凡响,必定是出大人物的地方。他心怀敬畏,立刻翻身下马,牵马行走。走了一段路,忽然看见东南方向有一处凹岭。府台大人暗自感叹:可惜了,这个凹岭破了风水!于是重又骑上马,策马而去。由这个传说可知,路头确是好地方,那个凹岭只是一个“瑕疵”。

庆丰村95岁高龄的陈春芳老人介绍,清朝嘉庆年间,路头及周边民众自愿集资,在路头一处叫作“上村”的山岗上建造了一座庙,供奉徐王,是为徐王庙。与路头相邻的遂昌县境内也有一座殿宇,供奉龙王。根据两座庙的规模,当地人习惯称龙王庙为小殿,而称徐王庙为大殿。徐王,即龙游民间广为尊奉的徐偃王。徐王庙占地面积四百多平方米,朝东偏南,左右两侧各开了一扇大门;分成上厅、下厅,上厅供奉徐王,左右两侧分别为关公和观音娘娘,下厅则有戏台一座,戏台对着上厅;天井有三个,整座庙明亮通透;两边为厢房,供僧人休息、念经。按当时地界划分,上厅在龙游县界内,下厅则属遂昌县北界白水村。据陈大爷说,根据属地管理规定,不能跨界抓人,故有人犯了事或参加赌博,龙游人只要从庙里的上厅跑到下厅、遂昌人从下厅跑到上厅,官府就奈何不得了。

这座横跨两县的徐王庙自建成后一直香火极旺,每年农历正月廿龙灯会,三月初三娘娘会,各地民众更是纷至沓来参加,故其时路头一带十分热闹。陈大爷介绍,民国时期,每年下半年庙里还会准备60公斤粳米做成人字形的年糕,结婚多年未有生育的夫妻到庙里请回人字形的年糕食用后,妻子便能怀上孕,十分灵验。1954年6月县界调整,遂昌县白水第四村划归龙游县。徐王庙因年久失修,于2000年被拆除。返程之前,毕樟明带我们来到了大殿原址,原址上现有一幢小平房,当年庙宇的痕迹已荡然无存。据说,几年前当地群众曾动议在原址复建徐王庙,因原址及周边都是民房,建庙有消防隐患而未果。

